

這一星期

蔣廷黻

國際的風雲和我們的準備

我們不要以為塘沽協定成立及天津與唐山間通車以後，天下從此就無事了。我們不要以為送了日本東北四省，其他各省就自然而然的可保了。我們試一觀察現在國際的風雲就知道我們將來的國難還可大於最近這兩年的國難。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大分水界。這一年之內，國際的三大事業都失敗了——國聯處置中日問題失敗了，裁軍會議失敗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要告失敗了。這三大事業的失敗就是歐戰以來國際主義的破產，和偏狹的，軍備競爭的，商戰的國家主義的勝利。人類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

或說國聯處置中日問題不能算是失敗，因為國聯理事會及大會屢次的議決案始終顧到了盟約，國聯會未絲毫犧牲他的原則和立場。我們若專從理論上着眼，這個看法當然是對的。國聯對於中日問題的努力及萊頓報告書之具有政治家的眼光，這都是我所承認及佩服的。不過國聯的議決案並未推翻日本武力侵略的收穫；這是一件彰明昭著的

事實。國聯未作到這一步就是牠的失敗。盟約的中核是第十條；在這一條之下，會員國彼此担保各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此刻中國尚沒有收復東北四省，直接證明這個担保是無價值的，間接證明國聯在現代的政治上是無威力的。我們所受的損失固大；全國際團體所受的打擊又何嘗不大？我們從國聯得不著安全；別的國家又能够麼？我們感覺以後應該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別的国家不是一樣的感覺麼？自國聯在遠東失敗以後，世界的國家，不分大小，都覺得這個世界是個無安全的世界。國聯的失敗雖是光榮的，但仍是嚴重的失敗。

正當中國因無充分的軍備而喪失偌大疆土的時候，日內瓦的裁軍會議開會。世界各國原來就感覺除自己的軍備外別無安全的保障。加上中國因無軍備所受的慘痛，亦極的擱在各國的面前，除非世界的政治家都是瞎子，裁軍會議當然是要失敗的。不錯，各國雖從國聯得不著安全保障，她們從軍備又能得着保障麼？歐戰以前，德國的軍備豈不是居各國之上？她的安全在那裡？法國是戰勝之國，算

是收到了戰前軍備的好處。現在她不是最講安全的保障麼？這是主張裁軍的人的理論。這個理論的邏輯，如同國聯本身的理論一樣，也是不可破的。無非各國都感覺抵抗而喪失疆土勝於不抵抗而喪失疆土。何況有軍備而抵抗不見得要喪失疆土？何況有軍備不但已有的疆土或可保，即別國的領土或亦可得？現在各國的軍備既不相等，佔優勢者總把弱者當作魚肉看。在這種狀況之下，裁軍等於自殺，等於放棄侵略及侵略所能得到的發展。軍備不但與領土的保存和取得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且與通商的機會，投資的機會都有關係。日本現在與英國爭印度商場的時候，日本人十之八九無不恨日本的海軍敵不過大英帝國的海軍。換句話說，裁軍會議的失敗告訴我們，在現今的世界裏，軍備是決定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的高低之主要元素。

裁軍會議的失敗暴露了國與國之間猜疑之深，自私之厲，離國際主義之遠。在這個當兒，倫敦世界經濟會議開幕了。這個會議的理論基礎也是非常穩固的。近幾年來，各國的學者，日本的，美國的，法國的，英國的，都有人說世界的經濟不景氣是由于各國的經濟的國家主義。他們說，國家在現代的經濟上不但是無意義，簡直是障礙物。現代的經濟根本是國際的。因為國際的交換——貨物的

交換及服役的交換，愈多，各國就愈富。但是各國偏重政治的勢力！如提高關稅，強收戰債，及膨脹貨幣——來阻碍和干涉國際的交換。倘不變更改政策，各國均將同歸於盡。這個理論的邏輯也是不可破的。可惜現今國際的空氣絕不讓這個理論見諸實行。倫敦會議的第二天，因為南非及法國的代表大聲疾呼的提倡戰債的取消，美國的代表團就拒絕出席，引起一個大風波。英法意各國所欠美國的戰債，就是在美國，也有許多人主張取消，以為戰債足以阻碍世界經濟的復興。但是戰債數目甚大，其償還於美國預算的均衡不無小補。不償還，則美國人民賦稅的負擔必須加重。一般美國人，在經濟恐慌以前尚不願有此格外犧牲；自恐慌以來，更不要說了。在胡佛總統時代，有人提議個世界各國願意裁軍，則美國可減少或放棄戰債，因為軍備也是世界經濟不景氣原因之一。後來裁軍失敗，許多美國人就說歐洲既有錢維持和擴充軍備，她們就有錢還債；美國倘放棄債權，這些國家簡直會把這筆款子浪費於軍備。照這樣的看法，放棄戰債不但於歐洲無益，而且有害。所以政治家及學者想放棄債權者都為輿論所阻，無可如何了。

戰債的風波未平，貨幣的風波又起來了。守愚先生

本刊的上一期已有專文討論這問題的意義及法美二國相對的所以然。這個風波一起，延會或閉會的呼聲就傳出來了。就現狀看起來，國際合作以求世界經濟的恢復是不能實現的。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告慘敗了。

國聯願意負處置中日問題的責任，裁軍至成爲一種運動，各國至開會以求經濟合作；這種現象都是歐戰以後國際主義的產物。這三大事業的失敗就是國際主義的失敗。從此以後，國家主義將更盛。其演變將怎樣？

第一，軍備的競爭將更厲害。自裁軍會議延會以後，我們曾未聽過任何國家裁軍的消息，我們祇聽見日本如何擴充軍備預算，蘇俄如何籌備遠東艦隊，美國如何加築軍艦和軍港，德國如何完成國防計劃。

第二，從此以後，國與國之間的商戰將到肉搏時期。一方面，各國必竭力保護國內的商場，使外貨不能與國貨競爭，一方面各國在工業退化的國家內的競爭必更厲害。膨脹貨幣以求對外價格的低落，政府給與輸出商人的津貼，犧牲血本以求壟斷市場等現象將成爲通常事情。日英兩國已開始了。印度關稅的問題，我們不要忽視，是富有世界意義的。英國在印度有統治權，所以覺得她在印度應該有通商的優先權。但日本因爲工資的較低，工作時間的

較短，政府對於海外航業的津貼，以及日圓的暴落，反能在印度的商場上戰勝英國的貨品。於是英國就利用她的統治權來提高印度的關稅。此外我們在中國所見的蘇俄與英美的石油競爭也是這個大悲劇的一幕。

第三，列強合縱連橫的局面又將再生。歐戰以前，歐洲的外交就是兩壘相對的局面。戰後，國際主義者都以爲這種對壘的聯盟就是大戰根源之一，所以規定在國際聯盟之下不能有攻守的小聯盟。這種精神始終沒有貫徹。現在國際的形勢將更迫着列強走這條路。此刻最明顯的是英美英的合作。因爲英俄的衝突，美國曾停止與俄復交的交流。因爲美國的反對，英國就不加入金本位國家的團體。法國未付六月十五的戰債，英國則付了，但付銀不付金且數目大減少，而美國亦善意接收。現在美俄又恢復通商，而美俄的復交亦在進行。將來俄國在國際上會守孤立，抑與英美暫時合作，我們無從知道。我們所能知道的，這三國的合作必是外交努力的目的之一。

第四，在這個行將開演的大競爭之中，中國必是主要的競爭場。日本的商業在歐美及歐美的殖民地內既受排斥，她必更努力於中國的商場；日本將把中國的商場更加看作她的生命線。能用和平及友誼的方法固好；不能的話，

日本並不惜出於一戰。無論如何，這個「生命線」是她所必須維持的。在許多日人的眼光裏，這個戰爭是愈早愈好的。在九一八以前，我們習聞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而不置意，不料這個標語背後有這樣多的火藥。此後日本的外交標語一定是：「揚子江流域的商場是日本的生命線」。這一次日本的標語，我們不要如上次一樣當作黨部的標語看，好像無關緊要的。同時美國的經濟出路，既從歐西找不着，一定會在中國及蘇俄來尋求。英國亦然。蘇俄在短期內的外交一定是消極的，但是她的工業化的程度愈高，她的經濟出路問題愈要急迫。我們不要想因為蘇俄行共產主義，她就無須國外的商場，或是她雖須用國外的商場，可不用資本主義的競爭方法。現在蘇俄在中國與英美石油的競爭是我們面前赤裸的事實。她的競爭惟一的不是她的方法比資本主義的方法更加厲害。她的公司就是國家；她是商業競爭是直接的國際的競爭，更加容易引起國際的風波。蘇俄的當局不是瞎子；他們知道共產主義不是閉關主義，等到蘇俄外交轉變積極的時候，那就是說，等到蘇俄內部建設到相當程度而欲出來問鼎的時候，蘇俄進攻的熱點必不在中古基督教的十字軍或回教徒的新月軍之下。天下最可怕的勢力是宗教的熱忱及科學的物質設備之合併。在現

在的世界上，蘇俄是龐大的勢力。就是全無九一八的問題，二十世紀的大西洋已經是列強的角逐場；有了九一八，我們祇須待國際火藥庫的爆發聲。富源未開闢，工業未發達，而政治力量又薄弱；這三種汲引侵略的資格，我們都齊備了。以這樣的資格，處這樣的風起雲湧的世界；我們要免患禍，其難可比駱駝過針眼。無疑的，最近這四五年是我民族的一個大關鍵。我們處置得當，這四五年是我們翻身的機會；不得當呢，祇有永遠沉沒。國際時局的嚴重不是文字所能形容過度的。

我們能有什麼準備呢？

第一，統一應速求鞏固。中國這個國家，我常想，很像一個破爛的舊船。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已有不可終日之勢。遇着這種狂風暴雨，惟一的希望在內部團結。不然，倘我們在這個當兒，還要爭誰作船主，誰作大副二副，誰睡上艙，誰睡下艙，或是爭這船應如何修理，如何改造；這就是自殺，是就死。拿世界和民族的眼光來看，察哈爾問題，四川問題，新疆問題，西南問題都不是些極小極小的上艙下艙，大副二副的問題嗎？內鬨不息，船就要沉了。

第二，建設應急速進行。模範省的計劃不錯，完成粵

漢及隴海鐵路的計劃不錯，救濟農村的計劃不錯，導淮的計劃不錯：不過要作，要實行，要快快的實行。實行的時候或這裏要出亂子，那裏要出亂子，我們顧不到這些。借外債的時候，我們在條件上或要吃點小虧，在支配或免不了這一點浪費；我們現在顧不到小節。我們現在所須要的是建設，火速的建設，大規模的建設。

第三，社會中堅份子應負起重担。破壞統一和阻碍建設者都是民族的罪人。社會中堅份子何以袖手旁觀？你們怕事嗎？我告訴你們：你們現在出來預聞政事還有一線的

希望；不呢，你們的生命財產都會隨這班搗亂份子沉落到水裏去。兩個人在橋上打架，第三者不能過去，中止橋上，等着他們打完。結果橋破了，打架者落下去了，第三者也落下去了。這是我們現在的局面。

現在的競爭是國與國的競爭。我們連國都沒有，談不到競爭，更談不到勝力。我們目前的準備，很明顯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設一個國家起來。別的等到將來再說。

七月九日。

教部令清華繼續考選留學生以後

薩本棟

此次教部決定令清華大學繼續考選留學生，由兩方面說，是可使入滿意的。第一，在今日青年，特別是大學剛畢業的，苦着沒有出路，而社會仍舊信仰洋貨——雖則只是數軸的洋貨——不重土貨的時候，派遣留學生，未始不是適合于經濟學中供求原則的。這樣看法是很忠實的，並不存絲毫譏刺的態度。我以為現在有不少很肯刻苦而能上進的青年和大學畢業生，因無出路而苦悶，甚至于走入斜路，得此救濟，雖是杯水車薪，總勝于無。至于以造成專

家為目的而派送留學生，確是一種補救國內專家缺乏的方策。第二，此次所要考選的，是幾個學習很專門學問或技術的學生，較諸以前漫無限制，或只指定學習普通學科的辦法，確高一籌。在所要派選的二十五人中，理工技術佔了十八，農林佔四，政治經濟僅得其三，（還是以技術為專修科），也可以表示，雖然教育部長換了學政治的人，政府對於提倡理工教育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且有更確切的注重一切技術的傾向。知道注意一切技術，是比偏重純

粹科學或工程是又高一籌而值得讚許的。但是決定了派遣留學生以後，和除了派遣學習極專門學問的留學生以外，我們還有數點意見。

此次清華考選留學生，報載是由教部主持，考選委員會是由教部聘任，考試命題員是由考選委員會聘請。我們相信這些人員對於任何團體或私人，是毫無成見，或偏心的，所以無論考取的是誰，我們不願意看見名落孫山的，在報端作無謂的攻擊，同時也希望新聞界不要輕輕的用「不負文責」的招牌，將捕風捉影的馬後砲登在讀者通信或類似欄內。

這次所要考的科目，如應用光學，儀器及真空管製造，兵工，飛機硫酸及硝酸製造等等，都是極專門的技術。對於這些問題，大學初畢業，同一般已在國內作過二三年事（或二三十年）的人，有特別興趣或已略識門徑的，大概寥寥無幾。一方面此事實昭示此種人才的缺乏，又一方面就引起了考選時考題的性質，與錄取標準，應如何決定的問題。換句話說，此次考題的性質，及錄取標準，是以基本的學問，或以專門的智識為主體，很值得注意。若以基本學問（例如考理工的，以理化數學及機械學等）為主體，那麼應試的人，對於所指定的專科，既無須已有特別

經驗或成就，考取之後，有沒有方法保他們不改性？即使有之，強迫有物理天才的（如C.T.C.之流）學習土木工程，或在文學上或哲學上有成就可能的（如胡適之）學習農林，是否妥善？如果考取之後，沒有必須學習指定科目的義務，那麼指定如是專門的科目，有何意義？倘若考題的性質，與錄取的標準，是以專門智識為主體的，我們根本上就懷疑對於某幾科，具有資格命題的人，國內有幾位？不要鬧出某省考紡織留學生的笑柄！

被錄取的人，既要學習所指定的專門科目，我們還要知道在歐美有幾個地方可以學到所要學的！我們相信在美國的大學（假定先送到美國）與研究學術機關，對於本次所指定的科目中幾門，是完全學不到什麼的。至于非研究學術的機關，如公司或工廠之類，因為他們利害的關係，不但不肯以秘密告人，即極平常的技術也不輕以授人。由政府向此種公司以訂購貨物為遣送實習人員的交換條件，固是一個辦法，但據我個人的經驗，這些人員所學習的，不過是怎樣使用公司的出品，而不是怎樣製造出品的辦法。外國公司，決沒有把搖錢樹的秘法，送給他人的義氣！對於此層，教部與政府有沒有預先的考慮與辦法，才不至使出國的人失望，而迫于走入改行的途徑？

決定考選留學生，與把他們送走（特別經費有的款）都很容易。我們希望主持此事的教部，不要就以決定考選與送派留學生爲完事。以後的事，除卻上述二段外，還有他們三年學成（如果真學成）歸國後，應如何使他們有安心作事，各盡其能的辦法。否則多費一百萬元，與多造出一批學不得其用而只知享受西洋文明的人，都是不應有的損失。

這回派遣留學生學習上述各專門科目之目的，如果是忠實的造就專門人才，我以爲較有效果的辦法，應當先在國內研究這些專門問題，然後再派人到外國去觀光；最少除了派遣留學生之外，在國內同時要研究此等問題。上面已說過，所派遣的人，或對於專門科目，尚未具有應知的學識，或已略識門徑而到了國外仍舊學不到所要學的，所以我對於只用此次所定方法來造就專門人才的結果如何很懷疑。如果政府確有決心造就專家，而不是救濟青年無出路，我以爲須令國內學術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三四大學合作，各派相當人員，各負相當經費，立即起始在國內研究與此次所指定要考科目有關的問題。國內學術機關，雖未必已有現成的人才，對於各問題可以立即作有貢獻的研究，但內中已受有相當科學訓練，及著有成

績而願改行者，亦不乏人。如果經費及設備有辦法，可以使這些人安心研究，或另聘國外富有經驗而願在中國服務者作指導，三年之內，這些人雖不能有完成的結果報賬，他們研究失敗所得到的教訓與經驗，恐怕比遣送一批到外國只學會書本上智識，或只得到畫圖室中經驗有效得多。有了國內研究人員同機關作中心，再看他們的需要如何，而決定派遣人員到國外去觀摩，還不算遲。即使考選留學生是一樁已決定的事件，國內研究這些問題的中心，也有立即設立的必要；因一方面既可供給出國人以國內材料及道地的待決問題，令其合作，一方面也可以由這個中心，負一部份督促出國人對於學問及技術上努力的責任。

這一次所定的學科差不多全爲實用的，比以前徒知注重科學的優點，前已述及。但是除了提倡實用的科目外，我們還希望政府使習實用學科的人，有正當實用的機會。否則學兵工，飛機，同製造硫酸與硝酸的，固可助長軍閥內戰的技能，而學造儀器，及真空管的，又何嘗不能做軍用無綫電以增進內戰的便利呢？

總之，決定派遣留學生以後，及除了派遣留學生以外，政府與教育部對於此事應該還有下文。不然「教育部這一道命令，爲國家爲青年的打算，實不足濟事，爲阻礙清

國際經濟與中國

守愚

(二) 賠款戰債與關稅

七月一日我在本刊上討論貨幣安定與法美的立場，說明兩國間不同的政策，和對抗的原因。在過去一個星期內，不料國際經濟會議，果然在這個問題上，觸着暗礁。其間會議的存散，形勢真是不絕如縷。我又說起貨幣安定的問題祇是一種假作，非可單獨解決。要是安定貨幣的大前提，一經承認，其餘議程上豫備討論的問題，如關稅，如生產，又如間接提及的問題，如賠款戰債等，便可按序討論。如果像目下情形，把安定貨幣的問題擱開，那末經濟會議的議程，便失了討論的張本，終必將次要問題提出，通過幾個不關痛癢的議案敷衍了事。

何以恢復世界繁榮，非先把賠款戰債生產等問題，一一解決不可？理由是付賠款戰債的國家，要是確實履行條約或合同上的義務，第一須在各該本國內籌措款項，籌措辦法，不是增高賦稅，便是借債，再不了，濫發鈔幣。要是款項數目太大，並且繼續不停，國內的經濟必定破壞衰

退，籌款能力更形薄弱，甚至銷滅，如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的德國。就使款項能在國內籌足，但是所得的，是本國的貨幣，債權國所要的却是他們自己的貨幣，如何把債務的款項，變成債權國的款項，這個問題尤難解決。就理論來說，付國外的款項，其來源不出(一)國際收支的入超，包括貨物出超在內，(二)國外長短期借款，(三)黃金輸出。第一項能否實現，還須看本國的工業，是否富有彈性，可大量製造或改造出口貨，同時國內對於輸入品，是否為不可或缺的貨物，出口能否增加，更須看債權國或其他國家的關稅政策，要是對方採取絕對保護甚至禁止政策，出口甚難增加，要是外貨大都為人生需要，則出超更難實現。第二項人家願意借不借，在國際間，當然要看借債國的還本付息能力，最後仍在將來出超的可能性，有時還夾雜些國際政治問題。此點太蕪雜了，留待將來再談。總而言之，祇要國際借款，抵達相當數目，無論長期短期，都含政治意味，所以向國外借款，是極有限制，非是源

不絕的。第三項黃金輸出，要是欠外款項，數目鉅大，繼續不停，一國的黃金有限，決不足以抵付，不待全數流出，國內信用基礎搖動，經濟組織隨之破壞。那末三項同時並進，是否可以抵付國外款項呢？殊不知這是通常辦法，祇因賠款戰債，數目太大，雖三方並進，仍是捉襟見肘，不能彌縫，如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國際財政恐慌，而引起美國總統胡佛付國際政治債務一年的提議，就是德國的國際欠款太大，不能支付而起的糾紛。所以恢復世界繁榮，網領問題，是賠款戰債和關稅。要人還債，必須使人能在國外得到款項，要得國外款項必須減低關稅，消除阻碍；再不然還得減少或取消賠款和戰債。這幾項問題，實在是開經濟會議的目的，安定貨幣，祇是討論的張本。要知道他們究竟爭的是什麼，不可不知這些問題的背境。

談起賠款，真是一言難盡，簡單說來，是德國戰敗後，強迫繳付的款項。最初並無總數，因為這個總數在巴黎和會時，太難訂了。（最高的要求是二千萬萬金元，最低的是二百五十萬萬，都經拒絕。）最後討論結果，先叫德國付給二百萬萬馬克的債券，一九二一年五月到期，這個債券，按照德國每年所付金款合貨物，逐漸消除。到了

一九二一年五月，協約國賠款委員會提出一案，強迫德

國接受，叫德國交付金馬克債券一千三百二十萬萬，約合美金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債券未償期內，付年金二十萬萬馬克，約五萬萬金元，另加收德國出口價值百分之二十六，如違反條件，便實行佔據領土。到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德國果然不能照付，法比等便佔據露爾流域，強迫徵收。不料結果反比德國自願付出的少得多，並且因此引起協約國間自己的政治糾紛。於是在一九二四年，便有道威斯的專門委員會，將賠款改作年金，前四年每年付二萬三千萬金元，後五十六年每年付五萬六千萬金元，露爾佔據區域退出，其餘賠款條件撤消。這個計劃，到了第五年，又發生困難，於是一九二九年揚阿溫的專門委員會，便應運而生，規定賠款年金，第一年四萬萬美金，以後五十八年每年四萬五千萬美金。付款機關，另設國際清理銀行，辦理其事。不料揚氏計劃施行後，國際經濟恐慌，即行開始，商業衰落，歷年愈甚。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楊氏計畫年金，即無法償還。中間經過胡佛的停止付債一年。到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後，仍是無法，所以去年六月在洛桑再開會討論。他的決議案，各協約國，還沒有批准，所以現在的賠款計畫，仍為揚氏的。據德國某報的推算，按照道威氏計畫，德國賠款本金，約合一百八十萬萬金元，按

照揚氏計畫，約合一百一十萬萬金元，相比已減少七十萬萬金元，不算不多。並且道威氏和揚氏的年金計畫，原則是根據德國的國家經濟能力的。據一般專家意見，揚氏的年金數額，在德國國內徵集，並無特別困難，所難的完全是怎樣把每年這筆鉅款自德國的馬克，化成美金英磅或法郎。這種困難的根本原因，便是協約國的關稅壁壘太高，德國輸出，不易增加，又逢德國的輸入品主要，是食料不容減少。其次便是因為德國出超甚難，所以借款除因政治關係外目下無法在國外募集。至於黃金輸出，那在德國已經是源源外流，不能再忍痛割捨了。

戰債問題的複雜不亞於賠款。戰債的起原，是歐戰期間各國相互的借債，購買糧食軍火。大致小協約國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是向法國借，法國又向英美借，英國又向美國借。所以美國在歐戰完了時，不獨變為最大債權國，且為最後債權國。借的時候，各國都向美國政府，立有正式借據，總數約在一百一十萬萬金元左右。美國那裏來這許多錢，這是完全發行國內公債，或外國債票，而由美國政府担保向美國人民募集的。因為有這許多公債，所以美國人民的賦稅，亦就特別加重。歐戰打完，各國都借詞國內元氣未復，請求通融辦法。不料美國國會絕端反對

減低本金，授權政府，祇準在利息上可以酌減。我前次說過，要是這些戰債還本付息，按期繳納，美國政府每年可得三萬萬金元左右的收入。有這樣大的收入，當然美國人民可希望減輕賦稅負擔了。然而事實上這三萬萬元怎樣付，當然不外設法對美國貿易得到出超，或服務運費上得到入超，可是美國的關稅是傳統的保護政策，美國國際貿易，是向來出超，這條路便走不通。輸出黃金呢，那是對於負債國的國內經濟，會發生不良影響，並且事實上亦沒有這許多金子向外運。借美國債呢，商業興隆，當然可以沒法，要是衰落，債券市場，便無人眷顧。然而真正實行債務，是不能到期不付的，並且借債，仍是暫付辦法，將來總須國際收支上得到入超，方算問題解決。現在對美戰債，各國都在推賴着，那末何不拿德國的賠款，還美國的戰債。這先決問題，是德國能否付賠款，這十五年來的歷史，是昭告着極不可靠的，再不然拿德國的賠款作根據，和美國交涉戰債，賠款有着落，戰債亦有着落。這個政策，遠在一九二二年美外相貝爾福的通告書中已談及，就是英國祇要能得到還英國的債權國的款項，其餘賠款大小，儘可犧牲。不幸美國的財部，始終沒有正式承認賠款和戰債的關係，他們的立場，是當初借誰便向誰索債，與德國賠

款的付不付無關。所以歷來關於戰債的談判，是根據各國的本身償付能力。

那末戰債和賠款同時削減，豈非各國都可以稍蘇償困？這個問題，許多經濟專家，都同聲贊許，祇是美國政府不贊成，法國政府在躊躇。何以美國政府不贊成？因為美國是最後債權國，債務國可以削減美國的戰債，美國政府却不能削減歐戰時自人民募得的內債，內債不能削減，當然賦稅不能減輕，結果或成爲債權國人民負擔較重，債務國人民負擔較輕的畸形，這是美國人民所決不容許的。何以法國政府在躊躇呢？德法世仇，法國人日夜所怕的，便是德國完全復興，有這個賠款的負擔，便可約束德國工業和軍事上充分的發展，並可因賠款問題，而得操縱中歐的政治，如一九三二年的德奧關稅聯合，最後仍由法國破壞，所以完全取消賠款，法國必定絕端反對，即使大加削減，以謀世界的經濟復興，法國亦必從中作梗。

如何整頓大學教育？

(續)

君衡

至於關稅和國際貿易上重重阻碍，現在還沒有關稅指數，可資比較。從史的敘述來說，歐戰的結果，中歐東歐新生許多小國家，因此便多了許多國界，許多關稅壁壘。戰後的極端國家主義發生經濟自給的奢望，因此關稅稅率，無論何國，都超過戰前。就是自由貿易主義的英國，亦於去年九月在阿太哇帝國會議中，通過保護政策，偏向殖民屬地，關於阻碍，如輸入品的成數限制，如匯兌的控制，如輸入的運貨方式等，在在排遣外貨，保持國內市場。關稅稅率，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無以復高了。我們看了以上所談的如賠款如戰債如關稅真是如環相屆，不能拆開，要是恢復世界繁榮，除了削減賠款和戰債，犁除關稅壁壘，和貿易阻碍以外，還有那條路可走？但是討論這些問題的總帽，安定貨幣，不經承認，那末這些問題，又往那個目標去討論呢？

七，九，清華園。

(前半見本刊第五十八期)

(三)

(二)教育當局不只要分開治學和治事的途徑，並且應該爲二種人材設確定的出路。後者的出路當然在乎任用

實能以圖建設。這事非待政治上軌道是不易實現的。(

同時這事若不實現到相當程度，政治也難上軌道。)治學

人材的出路與政治的關繫較淺。第一，辦教育者要承認學術自身的真價值，給寫學之士以誠心的贊助和獎勵。西洋先進各國對於學術的推崇，學者的尊敬是人所悉知的。在彼處一位對於學術有貢獻的人是常常名利兼收。貢獻愈大，名利上的收穫亦愈大。已死的學者文人，也受政府或人民的榮戴。我們只須一看各國通都大邑中文人學者等的紀念品——碑，銘，像，墓等——即可了然。中國對於學者的崇拜，以較西洋，真有望塵莫及之慨。假如一位西洋游客到中國來觀光，他隨地所見的不是李太白或韓昌黎的紀念碑，也不是蘇東坡或戴東原的銅像。他所數見不鮮的是和尚廟，道士觀，尼姑庵；文廟，武廟，或其他「立德立功」者的生祠專祠；此外惹人注目的還有偉人要人的陵墓，前代帝王的陵寢；有名烈士，無名英雄的紀念建築物；……假如他相信中國文化是以「士」或學者文人為中心，他看見此種現象或許要發生「莫名其妙」的感覺。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當紀念偉人先烈。我祇是說中國雖歷來號稱重士，而實際上並不看重真正的「書獃子」。在此種環境中辦大學，自然難得滿意的結果。我們要辦大學，同時必

需獎進學術，養成尊重學者的風氣。

所謂獎進學術，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兩方面。物質上政府可以與學者以種種的援助或獎勵，如研究設備，學術獎金等等。但是精神上的援助也是同等的重要。潛心學術的人很少是為利的，有一部分（也許是很少數）的人，甚至連名也不在心目之中。他們以為讀書自有真樂，研究工作的本身即是他們努力的報酬。不過衆人的欽佩，知音者的讚許，也可以與他們以快意的刺激。社會上如能養成一種尊崇學術的普遍空氣，獻身學術的人數自然增加，研究的興味自然更趨濃厚，學術自然可以進步。不然，學以致用的觀念永遠壓倒學以求知的態度，中國的學術永遠不能與他國爭衡，永遠要落伍。

(四)

(三)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大學是培養學者和通人的最高學府，並且主張政府應當獎進和援助治學的人材。現在我們更進一層，建議於教育當局，確定一種積極的政策，培養學以求知的風氣，在大學當中提倡純粹的科學精神。實用教育的重要是不容否認的。但是注重實用已成爲現在許多黨國要人的口號，更無須乎我們治下小民的提倡。至於求知的科學精神，似乎至今尚未爲一般人所重視。沒

有這種精神而辦大學，恐怕很難得著結果。所謂學以求知，就是愛好學術，或承認學術本身有價值，而去求學；至於學是否有「用」，並不在心目當中。

近來頗有人提出「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假如一個學生在讀書的時候，一字一句之間，念念不忘「救國」，我相信他雖手不釋卷，必是「心不在焉」，不知所云。其實「救國」太熱心的人，根本就不必讀書（雖然讀書的人未必無補於國）。況且作一事而別有所為，便是缺乏誠意。缺乏誠意的工作，每難得圓滿的結果。有人說，假如青年為救國而讀書，宗旨豈非極端純正？假如他是誠心愛國，豈可說他缺乏誠意？我的答案是：救國的宗旨固然比陞官發財較純正，但從治學本身方面看來，却是同等的不純正。誠獲亡羊，那有善惡的分別？況且把工作與目的打成兩截，尚有一個很大的流弊。為目的而工作，工作自身便失去了意味。淺見的人，有時急於達到目的，每至於取巧徼倖，以圖不耕而獲。我們如果把國人與西洋人一加比較，更可明白這種淺薄實用主義的弱點。我們不妨拿商人來做一個例。中國商人以賺錢發財為目的，以經營商業為手段，二者截然兩事。所以他們對於商業本身並不感覺興趣。只要可以賺錢，任何卑劣有礙於商業的事都可以做。他們的理想

是發一注大財，退休養老，做「封翁」，享清福。美國的商人往往有發了百萬千萬的財，到了六七十歲，應當退休的時候，依然繼續不斷的工作。他們在從前，固然是為賺錢而經商。但他們對於經商工作的本身也有興趣。換句話說，經商是手段，同時也是目的。到了發財已後，他們顯然不是為賺錢而工作，乃是為工作而工作了。我以為缺乏為工作而工作的精神，正是中國「國力」不充實的一個大原因。有了這樣「自強不息」的精神，國力才有增長的希望。假如國人能忠實誠懇地為做官而做官，為當兵而當兵，為讀書而讀書，為遊戲而遊戲（可憐得很，中國人往往連遊戲也有另外的目的）——如果多數人有如此誠實的態度，全國的事必定好辦多了。我們要培養此種精神，應當先從所謂知識階級做起。最低限度，號稱最高學府中的人，應該有為讀書而讀書的態度。能有此種態度，學術方得進步。學者以學術的自身為目的，所以他的工作和貢獻沒有止境。假如二個學者治學的目的是在學問以外，目的一經達到，求知的事業即便停止，他自己也成了學術界中的死人。

(五)

我們如能承認（一）「治學」是大學教育的基本工作；（二）治學治事應當分道揚鑣，不可以治事而害治學；（

三)政府應爲治學人材謀出路；(四)學以求知的態度是急待提倡和培養的；——假如我們承認這幾點，我們便能確定一較合理的大學教育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去整頓教育，或者可以更具功效。至於文法學院的學生數目是否不應超過理工；各校某院某系是否應縮小或裁併；私立大學是否應添設文法學院；諸如此類，尙係枝節的問題，一時縱

不能圓滿解決，於大學教育成績的大體并無多大的影響。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能逐漸地養成學以求知的風氣，大學教育終不免似是而非，難於整頓。倒不如老老實實地免唱高調，不辦大學，而專心致力於職業或專門學校，也許能够名副其實，得到相當的效果，不致把得之維艱人民血汗的金錢盡數擲之於無用之地。(完)

俄國與亞洲關係之將來

Prince A. Lobanov-Rostovsky 著 鳳岐譯

本文是近來出版的「俄國與亞洲」一書的結論。這

係的普遍觀念加以批評的分析。

本書(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33)是俄亞關係史的一部極好的入門著作。

現在有兩種觀念似乎非常普遍。第一，是蘇維埃革命的結果使俄國恢復亞洲的本面目，這樣確乎破壞了彼得大帝

著者是與李鴻章訂密約前俄國外交總長的後裔，現

帝想以俄帝國爲歐洲國家的企圖；第二，是俄國人并非不

在美國當教授。

廷藏識

俄國往何處去？俄國在亞洲的行動將來有什麼可能？

一個民族，不過是諸民族的一個混合體，包有一個純粹亞洲的強大分子。

這兩個問題對世界未來的命運是極端重要的。但是，任何肯定的回答在現在仍還太早，因爲俄國與亞洲都正在活動勢力的劇中，改變是很快的。這個運動的步驟與方向是如斯歧異，要想對俄國及亞洲發展的趨勢作任何的調和與比較，那幾乎就不可能。現在能作到的是對於幾種論俄亞關

在我們討論這些辯論之前，有一件事必須要記住：一切大革命都產出一類的意念或人生觀，與當時的統治觀念相衝突的，所以便震撼了當世。這種情形在已往有共和時代的清教英國，和「雅各賓」(Jacobins)時代的法國，在當今有共產主義的俄國。但沒有人爲了這種理由就說克

林威耳 (Cromwell) 及羅比斯比爾 (Robespierre) 是亞洲人。

關於俄國退回到亞洲這一點，俄人既曾未從亞洲出來，我們怎能說他們現在是回到亞洲去呢？我們要記得斯拉夫族原來是從中歐遷入俄國的。假設在途中遇到亞洲游牧部落的侵略者——這些部落，我們須要記得，在「大侵犯」(Great Invasions) 時期中，會同樣波濤歐洲其他各處——他們是必須抗戰，有時也為侵犯之潮所淹沒。我們可以很奇異的看到，匈奴族 (Huns) 阿梯拉 (Attila) 的侵犯最西會達到奧爾良 (Orleans)，而阿拉伯人曾自亞洲經非洲及西班牙進抵都爾 (Tours)。這兩個亞洲侵犯的潮流，一東一西，相隔數百年，它們的終點差不多就要在法國相交了。我們都知道歐洲現代的民族是混雜了這些侵犯者原來的血統，那麼俄國斯拉夫人也很難與歐洲其他白種人的支派有多大分別。

嚴格說來，歐洲的全部應該看作僅是亞洲的延長。我們很難了解，為什麼次大陸的印度有地球上最高的山脈及廣大的海洋使它與亞洲隔離，竟應該稱為亞洲的一部，而無顯明地理界線的歐洲反劃為分立的一洲。

至較近的時期，在俄國有韃靼人的領地，好像西班牙

之有摩爾族領域一樣。但我們必須不要把韃靼的影響估價過高。種族間血統的混合關係并不大重大，並且在文化上俄國也未被消滅，因為當她們來時，俄國已經有四百年的自己文化的結晶了。韃靼人確乎把俄國幾種固有的而與亞洲的觀念相近的趨向給擴大了。這樣的看，東方的勢力的確曾在俄國發生影響。我們必須知道，俄國的生活與文化是以東羅馬帝國為原本的，如果東羅馬帝國可以看作是一個東方國家，那麼俄國也可以如此看。不過羅馬是一個模型，東羅馬帝國是由它脫塑。那麼我們注意東方成分的時，必不可抹殺這個基本事實。

寬泛的說，俄國的歷史與歐洲其他各國的發展大致是同路的。繼基甫 (Kiev) 王權而參民治意義的時代，有個分裂的時期，這種情形也就像封建時代的歐洲一樣，雖然我們儘可以說拿俄國的制度和封建相比擬是浮淺之談。統一的俄國之升為強國與西班牙，法蘭西及其他各國如出一轍，同樣，俄皇專制政體的降臨也與西歐獨裁主義之生長完全合調。恐怖的約翰 (John the Terrible) 有英國的亨利第八及西班牙的斐利第二作他的對偶，彼得大帝有普魯士王威廉福祿特耳 (Frederick William) 作他的對偶，威廉也頗有大彼得之風，一意獨行，凡部屬之不聽其命令

者輕嘗斥之。略薩林第二可比之馬利特利薩或約瑟第二(Maria Theresa or Joseph II)，此外不再枚舉。

雖然如此，但以上所舉的幾個俄國人物都比他們對偶的專制權力或殘暴程度更加誇張，在這誇張之中，東方的勢力又表現了。因同樣的原故，俄國歷史的演變還有一個特別，那就是較西歐同樣的進程要落後一二代。這種落後使我們覺得俄國是固立不動，其實如我們單看俄國，不拿歐西來比較，我們就會覺得她的進步是穩進的。譬如，農奴的廢除在普魯士是於一八〇七年，在匈牙利是一八四八年，在俄國是於一八六一年，并且俄國須等到二十世紀之初才有一個微弱的憲法制度，這在普魯士是一八五一，在奧國是一八六一就採用了的。

我們還要注意到俄國發展至亞洲本部之時，就是西歐正在擴展殖民地之日。並且，俄國在亞洲的成功是得力於歐洲較土人的優越技術，當彼得大帝的歐化改革給了俄國充實的軍備之時，這種運動就加速進行了。如此，我們可以似奇而非奇的說，俄國是不能够成爲一個亞洲國家的，除非她先變成一個歐洲化的國家。

蘇維埃革命，因其新政策之撫育聯邦中的亞洲各小民族的文化自治，及其五年計劃中之經濟的發展，給了蘇維

埃亞洲一個新的價值。在帝俄時代，各反抗民族已經淪沒，并且在俄國生活上已經不甚顯明。論國內文化的一致僅美國可與之比擬。當我們橫越歐亞大平原之時，我們感覺到依樣葫蘆的俄國的普通空氣滿佈於相隔有數千英里之遙的城市。在俄國恰如在美國一樣：美國的主要異族人民，甚至於有色的小民族都不能對城市情形有什麼影響，這些都是以美國人爲主體的；我們在極遠的亞洲僻角也常感到在大斯拉夫帝國內，俄羅斯文化的統治。以前被同化的小民族現在在蘇聯的政治上享受平等合羣的新生活。所以在蘇俄境內到處有亞洲民族的存在，使外國的觀察者產生這種印象，說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歐亞民族的混合體。

下列之表(略)，引自一九二八年之蘇聯年鑑(頁二二)，它指出在聯邦中所居的各民族的地位：

民族名

百分

俄羅斯人(大俄羅斯, 烏克蘭人及白俄)……	七十七·三
喬治亞人(Georgians)……	一·一
希臘人及阿麥尼安人(Greeks and Armenians)……	一·三
韃靼人(Tatars)……	一·〇
可基斯人(Khuzis)……	〇·五

巴什喀人，喀耳穆克人，布雷特人及雅苦人 (Bashkirs, Kalmycks, Buriats and Yakuts) 〇·八
烏伯葛人及東土耳其人 (Uzbeks and Turkomans) 1·4
高加索山人 (Caucasian Mountaineers) 1·1
猶太人 1·8
雜民族 (非俄羅斯人的歐洲小民族除外) 〇·6

即使我們尊重烏克蘭及白俄激烈的愛國者的要求，不把這兩個俄羅斯族的支派計算在內——雖然她們有血統，文化，及語言的密切關係——我們仍可以看到大俄羅斯民族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九。關於表中之亞洲各民族，祇有阿麥尼安人，喬治亞人，及猶太人有相當的文化。其餘各族都是極端原始的民族，并且多半都分成若干小部落，漫居於廣漠的地帶，有時他們中間相隔有數百英里。俄國的人口密度在歐洲是每方英里二四·五人，在亞洲是每方英里一·二人。所以，如果說蘇俄將被亞洲的小民族所統治，如某幾位作家所寫，那毫無異於說美國是為黑人及紅人所統治。

現在還有一個種族互婚的問題。侵犯的結果，鞋租人血統混入，這比較是不關重要的，我們已經看到了。但是在西伯利亞的殖民當中，俄國的移民曾與土人，尤其是

喀薩克人雜配，可是由此在宗教爭執上便發見一個有力的阻碍。俄人對種族觀念并不很深刻，但他們的宗教情熱使他們與土人很有力的隔絕。與異教徒結婚是俄國所禁的，法律和習慣都如此規定；土人改奉基督教的情形比較很少，障碍確乎是有的。

有這些事實在中，才能够討論俄國革命和俄國回到亞洲去的問題。蘇維埃制度曾致力於剷除東羅馬帝國的成分——這是舊俄國的基礎——并且業已成功。專制政體及正統教是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大柱石，現在已經消滅或慘遭打擊了。東羅馬帝國是俄國東方影響的最初來源，現在它的發展程序，好像走了相反的方向。蘇維埃革命是自大彼得發軔革命以來的最後之革命過程，這個假定似乎很真確。誠然，大彼得用傳播的技術學問給俄國的上層社會介紹了西方文化，現在蘇維埃制度在摧毀高層階級之後，亦為下層階級介紹了技術教育。兩方的目的都相同：講求自助和建樹功率。所差者祇是作此試驗的關係人數與階級不同而已。大彼得從國外採取他的理想，參合以俄國的情形，列事也是如此，他把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移植到俄國的土壤上。

俄國與歐西的關係從來沒有比大戰以後這樣的密切。當然，俄國因為標榜共產主義的逐被擠棄於國際團體之外

。實在的說，我們觀察大戰以後的俄國地位，就可以看到她的西南兩邊界，在已往足以阻碍或打擊她與西歐實際的諸大帝國，現在已經衰弱——如德國——或被削毀入於二等——如奧國與土耳其——之列了。小國自波羅得海至博斯普魯斯（Bosphorus）蜿蜒如鍊，她們是不能代替那些強大帝國的。二百年來，俄國與這些帝國鬭爭，精力消耗殆盡。因此，大彼得，喀薩林，以及十九世紀中諸俄皇所遇到的難題現在已告解決，並且是有利於俄國的解決，那麼俄國因大戰而失掉土地總值得了。

第二個要說的因子是俄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的強烈。這原因或是由於俄國的文學，藝術，及科學的直接傳佈，也許是由於俄國逃犯的行動，他們的歷史上的任務似乎是向其他各國說明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我們可以有希望的假定，當俄國遲早在國際間恢復她的正當地位時，她對歐洲的地位將比以前提高。

但是這裡有問題發生了，俄國是否要很小心的去佔有這個地位？從反面回答，我們可以說在俄國歷史上的確已經展開了一個新頁。不僅是俄國的重心向東方移動，向殖民的新地帶和亞洲的經濟企圖方面移動——這我們已經看見——而且在太平洋的對岸又興起了新的文明，這些文明比

較歐洲的文明更合乎她的需要。所以為將來着眼俄國必將逐漸東向，因為歐洲對她貢獻了一些過去的陳腐的東西，她對它們已經沒有興趣了。

但是在這裡我們必須再看看亞洲的均勢。土地方面，俄國已經不能再有更遠發展了，她現在的問題是去保守和開發她的所獲。這樣祇有為建設一個新文化之心所驅使，始能從事經營。僅靠歐洲帝國主義時期所用的暴力是不能保障俄國在亞洲的土地，去反抗一個從亞洲襲來的新的可能的猛擊：現在是日本，將來也許是中國。假設俄國在亞洲有新的話講，使亞洲各國都樂於聽從，那麼她的土地即可保持。

這個新文化，俄國必將去發達它，必將成爲一種折衷的文化，與過去的歐洲文化不同，過去的歐洲文化是僅合乎白種人的需要的。在這一點，我們可以引兩個作家的預言來玩味，雖然他們的觀察大不相同，但都是具有俄國的親切知識的。回溯至一八五〇年，俄國著名的革命家兼著作家黑爾茲恩（Herczen）氏曾寫過這樣幾行：「插上社會主義的雙翼，俄國可以飛遍歐洲達於大西洋。俄國與歐洲之間的此種鬭爭是不能避免的」，這個預言者的眼光是值特書的，他在七十年前就看到蘇維埃諸領袖的內心宏願，

和俄國以現有的政治制度向歐洲舊有的秩序挑戰。第二個預言是現代德國馳名的哲學家克載林 (Count Keyserling) 所作：

「我敢斷言俄國有一個偉大的前途，是，在各方面都是最偉大的。在這個富有精神及活動力的可驚的天賦民族中，人類最重要的文化要開花了。但是這個燦爛的未來，我預斷須於數百年後方能出現。在這以前，混亂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光亮的預言一面太樂觀，同時也太悲觀了，但是對俄國却提出了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叫她去創造一個獨立的新文化，不然她必致於陷入無政府的状态，并且將為亞洲的侵犯所征服，或受併入各先進國統治之下。至於這種

新文化將為黑爾茲恩氏的預言所說，及現代一般相信蘇維埃試驗終必成功的作家所稱的社會主義的呢？抑將為一種綜合的，包有革命以前的殘餘分子難以蘇維埃竭心盡智的創作的文化呢？只有將來可以告訴我們。不過在已往的諸世紀中，俄國是致力於向外發展的，現在她必須聚精會神地去創造和發達一個新的文化。

這樣一個內部發展的主見須要與其他各國講和平；同時，為生存起見，俄國人必須兼用歐亞兩洲的元素來培養他們的文化沃壤。如此則此種新文化將同樣強烈的影響到亞洲。現在亞洲對世界的影響既日大一日，那麼俄國因為在亞的影響，將能够轉移世界的命運。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報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業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 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特價如下：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定縣社會概調查

定縣秧歌選

精裝實價三元八角
平裝實價三元二角
郵費另加二角三分
精裝實價二元五角
平裝實價二元二角
郵費另加一角六分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發售處：1. 河北定縣考棚街本會 2. 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一號本會 3. 代售處北平神州國光社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豐富，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青界」，「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界」，「藝文」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估計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刊例：第一版每日每行一元，第二版每日每行八角，第三版每日每行六角，第四版每日每行四角，長期廣告另議。